



SINOL
UNPO
207
10 2007

我们的宣言：

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
打工诗歌：与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

我们的心愿：

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
为漂泊的人生作证！

刊名题词：杨 牧

理论顾问：张德明 柳冬妮

本报网址：http://tw.netsh.com/eden/bbs/710205/

中国打工诗歌博客圈：http://q.blog.sina.com.cn/dgsr

出版日期：

中国
2007.9.1
广州

投稿邮箱
dgsr@263.net

一床棉被

让我想到雪。一片一片
开始坠落，铺盖深处的冷

这夜的无端，它缄默的承受
多么细小又多么巨大的变化
这些从异乡飘来的外地口音
轻轻举起又无奈的放下
所有的雪，又将如何抵御

一床棉被被蜷缩在夜里
摸到雪的乡愁

“它的冷，开始融化布满水气”
飘往去年露水卷起裤腿上的清晨

家乡口音

你有的是时间扭曲我的身体
你有的是时间把皱纹慢慢放在我脸上

但是，请你别动我的家乡口音
它是疼痛，在未张口说出以前
你可以让我老些老些再老些
皱纹也可以多些多些再多些
至于牙齿，我同意它比去年更松动感

但是，请你别动我的家乡口音
它是思念被隐忍与内心深处罪恶

在你未到来之前
我的牙齿可以吐出秘密
但绝不会轻易用它喊出你的名字

乡愁 (组诗)

高磊

乡愁

这夜 月亮瓷器般升起 来为黑夜压惊
压住那些星星的抖动
这样的时刻有些话让我质疑 他们说到不
了的地方是远方 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
“哦，乡愁！我屏住呼吸”
一任风 吹破凉凉空旷的深夜和我

致乡村

大路口镇是我的故乡 往小一点 鱼咀村
是我的出生地 隶属长江中下游的湖北省
“我清楚它的地质，特产水稻”
玉米、小麦和高粱 还有河流、暴雨、灾
难 乃至每个细微的痛处
“所以，我承认这距离”

当我犹如一只蚂蚁 那卑微的怜悯将耗尽
我的一生
地址：311202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
街道湖头陈社区佳风机械厂 高磊

出租屋

张五扬

一整天我把自己关进屋里，这个房间
没有窗。没有阳光
及任何流动的物体。我只是在
打开一本诗集
试图寻找贴切的长短句。来形容这个城市

四面是墙。我看见一片黑暗，看见
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和人们
用自己的方式走进一座座坟墓
他们的姿势令我着迷，甚至我一次次想着
楼顶的飞翔，是否会让后来人钦羡

十年已经过去。我依然赤裸着身子
我一直都在这间黑屋子里，独守光明
屋外，有人去上班、下班
陪老婆逛商店，与朋友下馆子
这与无关，我始终找不到走出去的钥匙

呐喊早已不是这个城市的旋律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或许是每一双忙碌的脚步
所追逐的方向，却不是我所寻找的世界
我的世界就是这么一个出租屋
尽管它小，四面是墙

没有尔虞我诈之必要
没有暗室中伤之必要
或许会在梦的尽头暗自哭泣，会为一片
飘落的树叶神伤不已，确是我
能够触摸的世界，包括我及我的许多记忆
地址：518105 深圳宝安前进2路流塘北区2号
赛尔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张传奇

煤是我内心的参照

黑马

在煤的国度，东方的神的智慧在熔化
煤的骨头敲醒了大地的心跳
在苍凉的地下，回荡着坚石和钢铁的碰撞
一块煤里悄悄潜伏下雷霆

一个词触碰到我，塌陷区！
煤的呼唤，它用泪水缠住我的归舟
抱紧这个破碎百出的地球
黑压压的煤啊，有一道泪水爬在上面

春天的煤也曾搬运过桃花和汗水！
我的黑哥们，就这样埋葬了宽阔的一生
我多么想把雨丝也搓成一根并绳啊
可是，好兄弟，活着的灵魂能抓住它吗？

多少年来，我把麻木的疼痛找回来
把脆弱找回来，把它化为灰烬
煤成为我内心的参照，多少沉痛的段落
在冬天，被提炼成火焰

我重新走回那一条漆黑的井巷
提着血凝的小灯彻底照亮地下深处的根脉
煤和煤挤在了一起，相互取暖
我烫了酒，想找一块煤说说心里话
地址：221611江苏省沛县大屯矿队147队 马亭华

打工诗人

杨牧题

中国·南方
《打工诗人》

打工诗人编委会 主办
总第10期(内部交流)

本报编委：许 强 徐 非 罗德远 任明友 张守刚
许 岚 王甲有 黄吉文 李明亮 张绍民 李笙歌

全国各地联络点(特约编委)：陈忠村 汪 洋 程 鹏 张五扬 黄荣东 刘跃松 李福登 张国良 王晓忠 郑建伟 王 辉 韩文建 雷元胜 知 闲 倪 言 唐以洪
周大强 唐 诗 张东吾 封志良 白治兴 刘小雨 邢建军 冷 峻 王新荣 冬 子 蔡佐军(欢迎建立的省市继续申请，共同完成我们打工工人共同的事业)

讨薪

张绍民

该流的汗，已经流了
该流的血，已经流了
该做的事，都已做好
该挨的训，耳朵都收下
该扣的钱，全都扣了
老板，我们只要回属于我们的那一点点钱
这点钱，对于你来说，太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可对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位，却都关系到一家人能不能活下去
就靠这点力气，换几个血汗钱，养家糊口
老板，你也有爹娘，你也是父母所生
你也要照顾父母
老板，你也有儿女，他们要上学
去外国留学，而我们的孩子
只需要十几百块钱就可以圆梦
没有这笔钱，他们就要被书包抛弃
没有这笔钱，病人就无法治病
老板，你在洗澡玩女人时
可曾想到我们在死亡边缘的挣扎
老板，当你一掷千金豪赌时
可曾想到那都是我们的血汗
老板，当你把我们用命为你挣来的钱
购买奔驰购买一百万的名大时
可曾想到我们还比不上你的一条狗
老板，我们只是建议你摸摸自己的胸口
看那里跳动着一颗良心还是一颗炸弹
我们中的一个两个三个或更多
爬上了高楼，警察不允许我们跳
说我们跳楼非法，而你的手下或你自己
亲自鼓励，逼我们跳——
“有本事，有种，就跳呀”
人嘴里说出的是人话
老板，你的嘴是长在人身上吗
老板，你像黑社会的领袖
你宁愿花钱雇请黑社会打手流氓
追杀，打我们而不愿意给工钱，把我们打成残疾
甚至被打死，我们的手脚成了作废的偏旁
残疾人协会都增加了愤怒的会员
老板，你情愿再次作恶
用车从讨薪者身上轧过去
夺走我们的命，虽然你比我们钱多
但我们的一条命和你的一条命是相等的
你没有权力取走我们的任何一条性命
不仅有国法还有天理
不仅有政府还有报应
老板，为什么你那么坏
是你的爹娘没教育好你
还是你自己太邪恶了
为什么不站在我们中任何一位的立场想一想
我们如此艰难
我们只是要回自己该得的那一点点
按理说应该理直气壮
可我们反而成了乞丐，成了乞丐
讨薪讨薪何其难
连要薪二字都称呼不上
老板，有时找不到你人
你到处都有别墅和房子
我们只能喊天
青天在上，让老天爷给一个说法
总理太忙，我们也不想麻烦总理为每一个民工讨薪
老板，我们在想为什么你们胆子这么大
为什么这么理亏心安理得
是不是你们没有得到修理
助长了你们的气焰
是不是你们早就打点好了
有一把伞打在你头上让你呼风唤雨
本来我们可以相处得很好
干多少活拿多少钱，但你却成了骗子
专门骗我们的血骗我们的汗
甚至把我们命也骗走啊

除了国家我们没有什么依靠
你随便玩弄一下我们，我们就雪上加霜
更惨的是家破人亡
为何诚信在你那里偏偏作废
为何你从来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很简单的事却弄得太复杂
道德在你们身上沦丧
你们的道德水平跌到股票崩盘的最低点
苍天有眼，睁开眼睛看吧
打工的，农民工，下岗的
这些社会的最底层
我们付出了忠诚
难道收获的应该是苦难，厄运？
老板，你欠钱不给，反人性反文明
老板，你拖欠工资残害底层人物是反人权的
老板，你不醒悟不悔改
就算你势力再大
你的子孙你自己也会遭报应的
我们这些底层小蚂蚁，人数众多
却为什么是最弱的
弱势群体十分庞大
却被老板戏弄
国家谈何强盛
我们来自乡下，建好每一栋高楼
我们是城市的劳动者
请城市尊重我们
请老板尊重我们，因为我们的出现
老板才能成为老板
老板，你不要搞错了，是我们养活了你是
是我们让你的腰包鼓了起来，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们没有更多的欲望，凭双手劳动，凭劳动吃饭
因为讨薪，我们遭受打击
因为讨薪，我们遭受迫害
因为讨薪，我们过着非正常的人生
我们希望每一座城市都不欠薪
我们希望每一个老板都信守承诺，该给的工钱一定要给
我们呼吁建立一个诚信社会机制
我们只想我们不再发生悲剧
最重要的一点告诉你，老板
你只有一个，只有少数，而我们叫做民工
叫做底层，叫做群众，百姓
我们的神圣称呼是人民，是国家的大地
邮箱：zhangshouhuo2005@163.com

夯 击

——献给二亿农民工

冷慰怀

请善待农民工吧
那些水泥桩般的汉子
从土里长出来
又被历史夯进土里
成为一幢幢高楼的基石

悬挂在脚手架上
蛰伏在污水管中
爬行在电缆沟里
脖子两侧筋脉暴凸
如一截超载沉重的螺纹钢
固守着不屈的自尊

沉默并非他们的本意
只因承受的挤压
让他们无法分心
为抗衡冷漠和歧视
惟有咬紧牙关屏声敛息

这些肤色黧黑的男人
心底堆积了太多沉重
他们被使命反复夯实
也夯实着被许多人遗忘的良知

他们必须被夯击
必须深入底层
托起一个变革的时代
他们必须挺起双肩
扛起额外的思念和叹息

劳累在夯击 肮脏在夯击
危险在夯击 廉薪也在夯击
这一人群的整体质量
已远远超出了黄金的比重

泥土般朴实的亲人啊
我岩石般坚强的父兄
二十世纪的接力棒
就在你们的手里传递
频频提速的中国列车
燃烧着你们的血液！
地址：471003河南洛阳天津路世
林小区3—3—202 冷慰怀

献给全体打工诗人

通民(新加坡)

你们原属一个先进的阶级
如今却被压在社会的底层
为了颠倒被颠倒了正义
你们用诗写出自己的心声

一扫污泥浊水和无病呻吟
你们的诗和诗神离得最近
使一切“先锋”诗派相形见绌
使被污染的诗坛正气回升

生活始终是诗的唯一源泉
脱离生活终会被生活严惩
古今中外生活的诗火长燃
就是这一真理的有力明证

你们原属一个先进的阶级
如今却被压在社会的底层
愿神州大地正气压倒邪气
恢复全体工农大众的尊严

(编者按：《华夏诗报》(总183—184期)推出我们选编的《中国打工诗歌选(一)》半个版专辑后，引起了海内外诗人的热心关注。新加坡著名诗人通民从新加坡打来越洋电话，说读了“打工诗歌专辑”，十分激动，特意打电话，表示感谢！几天后，他又通过传真，传来了诗作《献给全体打工诗人》。诗人通民原名黄盛发，1941年出生，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曾从事翻译，做过出版，长期主编过《热带文丛》和《海峡诗刊》，出版过《青山永不老》、《新绿》等诗集。现特刊发他的诗《献给全体打工诗人》以饷读者，表示我们对通民先生的谢意。)

铁

——致郑小琼

一地雪

小琼，你不要再喊铁了，
它会割伤我的手指。让我颤栗，刚刚，
一个工友脚被它砸碎，车间里的血
还没干透。那个忠厚的小伙子，
终于从40度的高温里逃到
病房。漂亮的护士，
弥补了他许多天没有正面打量女人的烦恼。
来苏的气味让他沉醉。

小琼，你不要再喊铁了，
我的心会被你喊烂。切割机上的
火花刚刚熄灭，带着人体的
焦糊。电焊机
点燃汗珠的麻木。——没有知觉的铁。而
钢花是十六岁男孩的
青春，师傅一生的沧桑。在这里，
他们所有的亲人就是铁：喊不出他们名字的铁，
麻木的铁。冷冰冰的铁。
不会流泪的铁。

小琼，你不要再喊铁了，

我的大脑会被你喊锈。喊得
变成一块废铁。而现在，我还知道
那些没有名字的外乡人，其实叫
蓝色工装，叫工资卡，叫工时，叫
铁。
是的，铁一样傻里傻气。
铁一样沉默寡言。
铁一样不会弯曲。
噢，小琼，八个人的宿舍连空气都
无处可藏，所以铁没有隐私。
即使生锈也锈在一起。

哦，小琼，北方和南方一样。在这里，
车间就是他们的土地，
机器就是他们的锄头，
工日，把他们吞没。在这里，
星期天不存在，家是遥远。思乡吗，
掉在钢板上摔八瓣，转瞬为烟。
小琼，这些人铸造了那么多的钢铁构件啊
支撑起一坐坐高楼大厦，却
没有一间是自己的。连标签都没有打上*，
无人知道谁谁制造，只有返工时，
扣款单才把制造者公布。

咳，小琼，请不要，不要再
喊铁了。不要再勾起我的疼，无奈。
我不敢与你分担苦难，而
世界正是由苦难缔造啊。原本，
我是冷血的，
那偌大的工棚丝毫不能让我
动情。我是白领，我可以享受高级办公环境除了
自由。可为什么你的《铁》
却砸塌了我打工的办公桌，这膨胀的钢结构厂
房，这
嗜血的机器——
这一张张活着的毫无表情的脸，这
“哑语的铁”*。铁的灵与肉。
而
——我们谁也无法拯救。

——*生产的钢构件不打标签。
——*哑语的铁：引用郑小琼的《铁》。

故乡在纸上有重量

唐诗

走多远，故乡都悄无声息
跟着
故乡在纸上有重量，很沉

眼底的雾
让故乡总是笼在烟雨
烟是熟烟，雨是热雨

距离的杯中许多细碎的往事
如茶 都舒展复活
故乡的手就搅动了时光

一张很平常的纸
因为写上了故乡两个字，就变
得柔和
历朝历代的手指都不能捅破

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1326号
生物大厦4楼上海天纵网络有
限公司 唐诗

《打工诗人》：【团结中国一切具有打工身份的诗人】

【团结中国一切写作打工题材的诗人】

出生地：塘埂

□李明亮

(1)
松涛 竹影
犬吠 虫鸣啾啾的鸟叫
在竹筛篮里的娃娃睡到自然醒后开始大声草木燃成的炊烟将油菜花染成淡蓝
墨绿的太子参在黄土上盛开如莲晾晒宣纸的潮湿气息
沿着长满青苔的墙角，攀援而上细雨落在黑瓦的缝隙里
一滴清脆的声音，在一个木锅盖上溅起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村庄
我的出生地——塘埂它在皖南一个葱郁的小山沟里
紧挨着一方清凌凌的山塘一条高高的埂(2)
门前是稻田
屋后是菜园在长满青草的田埂上行走
就像写一首诗，随时都有意外和惊喜发生田畈边的小山坡上，鲜嫩的蘑菇
正恬静地生长在青苔之上、松针之下叶笛从林子那边传来，一只扛着粮食的蚂蚁
正翻大水牛在雨天留下的一个脚窝

(3)

山乡的岁月
沿着山路延伸那草叶尖上藏着的小小幸福
只有手拿农具肩挑箩筐的农夫知道停下脚步
就能听到她们细微的鼾声或尖叫乡村的泥土总是最松软
檀树结疤的地方总是最硬每天，第一缕阳光将树叶擦亮之前
农人们已把泥土捧在手心

(4)

村前的石头路，没有了从前的灼热和忙碌
村庄，只留下书包和弯腰驼背追逐春秋收获村里人从早到晚的话题
只是：打工、打工、打工

千里之外的异乡

我正努力让自己像村口溪底的石头一样沉静

漂泊多年，乡愁

依然如我肌体上渗出的浑浊汗水，原汁原味

我的出生地——塘埂

总有一天，我会把我的骨头交给你收留

地址：318054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峰江再生金属
工业园开丰泽实业（浙江）有限公司 李明亮

孙庄 上海956里外的故乡（外一首）

□陈忠村

孙庄。现在很难常去的地方

孙庄956里外的上海
这一天下午我在默写
村口墙上的几条标语
狗的叫声很大 惊动了
喜鹊站在树上的姿势孙庄 白天总让我想不起
夜里的风常把你带入我的床前
你不讲路上遇到了多少困难
我能明白 也能记住
小麦在长节 又是春天孙庄 八条横路十三条竖路 还有七条斜的和三
个胡同
三十年前我第一声哭和你有关像麦苗上的露珠绿茵茵地
孙庄。上海956里外的故乡
又是春天 小麦在长节

午夜 一条游动的鱼

整个孙庄安静极了
河水在结冰 每分钟三米的速度
向河心蔓延 有一条鱼在游动
守护着最后的底线 活着
我的想法是
无法面对大海时
就面对我们的河流
享受祖先开挖劳动的成果
说不准还能幻想到亲人的身影午夜 一条游动的鱼
改变了冰封河面的速度

送二姐到南方

□中原马车

那年冬天
雪花赶集似的，天上挤
水珠子都冻成棍
晶晶亮。那天二姐没跟往常一样
拿竹篙去敲打冰梭子早早地起床，往脸上抹香
两个蛇皮袋子装有一族人的挂念
大年没过去，二姐就要挤火车去南方
南方，有啥好的。我弄不明白南方有多少工可以打，哪一年可以打完
难道比咱村的棉花还多？
打一床被子，再打一床
富裕的人家打被子也有个尽头嘛二姐，初中没念完
就要去南方赚钱！
赚好钱买个大件，多弹床被子
嫁人也光彩。我娘是这么跟二姐说的送二姐到村头
拖拉机“突突”地喘着黑烟
一起去南方的人，在车后斗
给二姐留了个角落，一个小板凳翻倒，板凳沾有湿泥
娘攥着一张卷边的五元票子，硬塞给二姐
到火车站买个面包吃
莫念家，给家人好好长脸……
地址：215316江苏昆山市萧林路月盛花园
20栋502室 罗光灿

乡愁

□游鱼

蝙蝠消失在月亮的暗斑
故乡是一块结霜的疤电话线那端袭来的声声咳嗽
刺出一层层伪装
最后只剩下地道的方言如今，
电话线锈在无人的屋里已三十年
而那一声声咳嗽就在耳边却经我张嘴吐出
和当年的父亲的思念
一样殷红，声声见血

午夜书简

□赵亚东

我常常把自己的身体
锁在狭小的卫生间里
这个在尘世奔波
让尘埃发芽的身躯
并不使我感到恐惧
却让我兴奋
当我在对面镜子里
看见他可怜兮兮的面孔时
我原谅了他的罪过如果此时外面下雨
一些陌生的符号就会浮上来
赞美、质问，或翩翩起舞
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
就像我从未被人所认知这时多么地幸福
“一个人，终期一生”
就是在运送：爱和罪过
当我想到这些
我瘦小的身体
就会渐渐地被人放大
直到塞满整个屋子
但我不知道
那个背后的人是谁可能是黑暗的中心
是一粒简单的草籽
母亲当年孕育了我们
现在它孕育了另一个世界

七二一

□许岚

一位纺织女工 把乡村的喜鹊织成鸳鸯后
辗转来到城市的肺部
开始织林立的高楼 都市的霓虹
葡萄架下的厮语 夜以继日
一向清心雅致的纺织女工
浑身弥漫初潮的气息初秋的风吹皱一池春水
千年的叹息 写意落花
城市与乡村的凝望
依旧像银河一样遥远
独立时间的画布上 纺织女工的秋波
定格着翻版的微雨燕双飞守候不是最美的牵手
乡村的麦苗黄了又青
一封封刺绣书信 在夜间抵达白水烟田的山冈
男人躺在另外一片奶水中
粗犷的游飞着自己
嘴里直叨念纺织女工的名字是做一条爱情流泪的鱼
还是做生活的行云流水
看着水草暧昧的步伐 渐行渐远
纺织女工的内心 再也没了蛙鸣
秋天的肋骨依旧抑地有声
谁说心比天高
谁说命比纸薄
董色的阳光 擦拭掉七夕最后一滴眼泪小鸟的天堂 挤满城市中央幸福的吻
纺织女工躺在自家宽大的闺房
拆开一叠叠丰盛的关爱
烈鹰一样 捕捉一双懂她的眼睛……
通联：610015成都市青羊区五福街56号4单元11号
慕陵江工作室 许岚

好员工（二首）

□家禾

1. 陶瓷产品

流水线上，哗啦一声，一个女工
从台上滑落，象一件白花花的
陶瓷产品，碎了一地
她太困了，睡下去了
一定梦见了停电，或者放假
工友一边猜测
一边捡这产品
捡她的手，她的脚，她的脸
捡她的呼吸，她的苍白的白
捡她的脆弱的脆，脆弱的弱
这些碎了的配件
堆在一起，组成一件完整的陶瓷产品
碎片粘在一起
看得见惊讶、慌乱，平静是伤痕
的粘合剂
这与一件陶瓷的摔碎
多么的相似，那声音的脆响，甚至陶
瓷的白
就是她脸的白

2. 脸

那张脸，是狭长 狭长的
象一张薄薄的白纸
他仰起左脸，狠抽
仰起右脸，狠抽

看样子，他想把这张纸撕了

他这样哭诉：
我知道你们要把我炒掉
你们把我炒掉也无所谓
我知道你们叫治安队来抓我
你们叫治安队来抓我也无所谓
你们不要抓我，抓我也没用没有人阻止泪水，划破这张脸
手还在抽，一次，又一次
这脸不是他的
这是车间机器的脸
这是岁月的脸越来越多的，围观的脸
低下或仰起同情
说他疯了，一张脸，又一张脸
抽搐着，转过去，匆匆走开
背后又响起，“啪啪”掴耳光的声音
一个二十三岁的男人
一个工作三年的喷漆工
他的手上，还残留着没干的油漆地址：523070广东东莞市新城市中心
石竹路9号17楼《南飞燕》编辑部 转
王甲有

外省书（三首）

□张守刚

外省书

这些地方
教我怎么能够忘记在广东的十年
一个叫做坦洲的小镇
我的青春岁月 大好时光
被它轻易拿走
留给我的 只有
一本薄薄的诗集《工卡上的日历》
和一些残缺的记忆

之后是南京

我总在午夜的手机闹铃里
起床 经营自己不得已的生计
仅仅十五个日子
机器的轰鸣就将我轰走

义乌是天堂

我却找不到出口

在那些大街小巷走之后
我把自己安放
如今还是那副模样
一个漂泊他乡的游子
总想回到灵魂的故乡

这样

我已习惯了
这样的生活
把家背在背上
颠沛流离 游走四方
即使是餐风露宿
依旧不停地思想
我愿意包容自己随时随地的
痛苦 愤怒和悲伤

可是那些

细小的 卑微的 琐碎的
…… ……
它们的痛和苦

常常刺痛我的心灵

记住

我必须记住这些地名
坦洲的平坦
南京的艰难
义乌莫名的短暂
这些我流浪的经络
打开我生活的苦难从初出茅庐的小小少年
到背负家庭的重担
不必说成长
这些年里 我一直在路上
火车轰鸣 穿越
东西南北
一幅脉络清晰的地图
在胸中激荡我可以忘记屈辱
痛苦和悲伤
我甚至可以忘记
憋在心里的梦想
可是渐去渐远的故乡
一直在向我张望

民工的家书

□黄树新

一封家书

让你生病
病在疼痛和文字里
城市的尖叫
惊醒你薄如信纸的梦
原来身在异乡
仅仅一张邮票
就把你的人生寄到别处
一家叫做命运的医院
就在你离开家乡时
已经挂号
首先是你的名字生病
然后是你的目光
最后是你的身体
一张张脸多么健康
健康得让人羡慕
高楼大厦
车水马龙
薄薄的信纸如何托付如何邮寄
梦中的城市
乡村的小路把太阳
赶到了城市
城市的信封和邮票
轻而易举地把月亮
送到了乡村
民工的病
生自夜晚
最怕见到的是月光
月光赶走了唯一的睡眠
他们与纸对话与疾病对话
说一些健康的文字
一样的话
从没对家人说过自己的苦
苦的标点符号
苦的问候
民工离不开种子
种子一样的命运
种植在别人的城市里
成为特殊的庄稼
与季节不一样的庄稼
只是他们不会长高
长高的是城市
长高的是城市
错字连篇的信纸上
这是病
比身体的病不知重要
多少倍
民工的疼痛
比病更痛
比家书更痛
皱巴巴的
一个晚上不知要看多少遍
城市里
遍地家书
遍地疼痛
遍地乡情
地址：537200广西桂林市文化馆
黄树新

且行且吟（外一首）

□罗德远

四

自泸州经惠州 抵达广州
其间匆匆掠过东莞、深圳、中山、江
门……
省去艰辛忽略光阴
跋涉途中的文字
馈赠我如此沧桑的年轻

二

离乡梦13载
惠州 掩埋过20多岁的一段重要时光
如今 收藏我7年人生的广州
会不会成为最后的故乡天堂？
行吟在故乡与异乡的边缘
为理想付出青春的代价
今夜 总把那些炫目闪烁的灯光
读成心灵的碎片

三

趁着夜色一路走来
抚摸大片月色
你眼中的一滴水
滴在尘俗的南方
那是人生苦短的乡愁

在广州的深夜里奔跑

广州生活里 浪漫的念头有：
攀登白云山 看珠江夜景广州火车站留个影
周末早早去广州图书馆占个座
或者骑一辆旧自行车
花城里美丽漫游……
还可以想象的抒情：一位还算浪漫的诗
人在广州的深夜里奔跑同时请留意这样的风景：
不是马拉松 不是与刘翔比赛
晚上11：30分 一位忙碌一天的男人
正用1.80分的“海拔”
追赶一辆末班公交车
他与生活构成的角度
和奔跑时的速度 步调一致
是的 的士花费的30元 富豪非常普
通的一道菜
恰好他一天的生活从凌晨追赶第一辆公交车开始
到人才市场失望而归……
不仅仅我 不仅仅在广州 很多的姐
妹兄弟 深夜里
仍在不停地为生活奔跑510600广州市越秀区寺右南兴里五号信
箱。邮箱：qgs66666@163.com，
Q Q：441051325心昨晚就上路了
车票今早才被检阅在候车室的长椅上
车票一直很冲动
总想挣脱那只手
钻进车去像一大早就跑去买票的张师傅
一心想早点到家地址：226124江苏省海门常乐
《中南之窗》编辑部 许仲

车票

□许仲

为命运把脉

□徐非

漂泊的脚步
溢长流浪的根须
工厂的废墟生长红罂粟
带毒的微笑
隐隐约约潜伏于黑夜深处
凌晨机器出乎意料的哮喘
让我严重贫血把长长的流水线作为听诊器
把细细的电话线作为听诊器
为命运把脉——
从厂园到宿舍，从故乡到异乡
问诊一种叫坏乡的病乡愁在我心中郁结
我在车间里郁结
机器的牙齿想把我磨方又磨圆
我拒绝嚼碎，拒绝腐化 拒绝进入黑
色老板的肠胃
最终被厂门吐出来
成为一颗闪光的螺钉
529200台山市环北大道93号《侨乡
文学》杂志社 徐非

女工笔记（二首）

□利子

十指连心

流水线上的十指在舞蹈
它们离那些物件很近
离女工的心很远
此刻月光若能抚慰今夜
她的十指就会不停地舞动
那种不断回旋的痛
她还能忘掉没有人知道十指会开花
开茧花，它们能反复地熏染
流水线上的铜件，和铁件
而她伸展着掌心的纹理上
却保持着丝绸般的暗香茧花跌进梦里
就开始品尝一场十指连心的滋味
她开始重重地呼喊亲人
远处的灯火明了又暗
道路像一条流水线，伸向远方

下夜班了

此刻，抬头已看不到月亮
和抽象的喇叭花
下夜班的女工静静地行走
脚下也没有具象的露水那些呼吸、悸动
那些不知道是夜晚还是清晨的肉体
奔跑在浑浊不清的记忆上怎样稀释这样的劳作
并摆渡到家的方向
倘若一声轻轻的召唤
她就能感到，有一双手
正开着一扇漆红的门，捧出暖意地址：311835浙江诸暨市店口盾安永
田金属有限公司四通阀车间 邢秀丽

异乡之书·八月十三日晴

□边子

一
八月，在手中滑掉半截
树叶漂在水面，顺着风向。一整个下午
与光线临水而坐。抽烟的人
幻想看多种体态，固体，液体，半导体
用来回避，这个夏天，长出坚硬的东西。

二
过去很多天，阳光仍旧刺目
有时，从门缝穿过，感觉自己正被撕裂
黑色的眼眸里，流出水声。
窗台上的花自然枯去
叶子，保持秩序 一定有那么刹那，它们异常
平静
在生命的仪式，蛻掉悲喜。

放置几天，就会过去的。
如这个夏天已经过去，我仿佛陷入另一轮感
伤
这么说吧，感伤将又一次碾过我，以及你们。

三
一定是，看到雨水病着的样子
在槐河的对岸，我的陋室
以前听河风，听蚊虫刺破空气而来。多数时

候
躺在昏黄的灯管下喝酒，写分行的文字
车也过去了，船也过去了
很多个夜晚，我过不去，如在一只无风无浪
的水塘
挣扎着，辗转不已。

四
竹，木，金属品，纸张
筷子，窗户，菜刀和书
做梦，新陈代谢，走路
竟然借助它们来做表情

走在街道，水积的洼，平躺在地
树和车，排着队，打乱顺序的人
细小如蚁。耳朵幻鸣不已，如果
可以选择，我该和草木颜色接近。

五
坐落这城市的尘埃，昆虫，影子 该有自己的
称谓。每一天，货柜车，摩托车
有牌的，无牌的
轰隆隆驰过。在此之前
可能属于江西，湖南，四川，东北
现在它们属于广州
属于广州的月色和日头

属于广州的语法和语气

或者，渗进去，这片土地像海绵
生产面包和细菌，死亡的正常和意外。

六

八月十三日。天黑的很早
衣物在阳台躺了一夜，身体也在外面
在楼顶呢。宽天宽地的
适合一种叫乡愁的植物生长
沿着京广线，京珠线一路北上

此时，风缩小在我怀里
满天的星星缩小在眼睛
楼房，群山，河流，光
全从我身下过去，它们
不断后退，不断变小。

七

立秋来后，时间越来越滑手
树上的叶子该落了
傍晚时，看到被风清洗过的天
蓝得厉害，一只鸟也没有
那个要做热爱生活的人
还没有恢复平常
蝉，拼命叫着
人躺在京珠线出口的车上
八月的一朵云下
日子，突然充满了忧伤。

地址：511480广州市番禺区榄核镇振兴塑料
有限公司 王心敏

南下列车

□周小嘉

火车已经第六次提速了 今夜的火车
仍逃脱不了晚点的命运
终点站那个漂亮的女播音员
一直含着金嗓子喉片到天明

如果你说夜晚的火车像一条蛇 那我也可以把它比喻成梦中的龙
此刻 它大开的灯光像一把雪亮的刺刀
将乡村步步逼向城市
向前向前 满载的火车向南方
南方啊 我发着高烧的衣食父母
今夜 你空调的肺活量已经超过太阳了

火车即将进入这梦中之城 南方 你这靠海水起家的暴发户
将泪水制成人造的海水
一个下海的人在灯红酒绿中蓦然回首
发现是火车运来廉价的血
将一城苍白的泡沫涂成玫瑰红

呜 一列火车带着一个古老的图腾 抛弃良田和亲人进城来了
当它经过黎明前的黑暗
一进站 就像一个旱车的打工者
将自己的五脏六腑
吐得干干净净
地址：417503 湖南冷水江江东站邮局168信箱 周小嘉



□罗向冰 《旧梦乡下·缺月的西楼》

我要抱紧感激的泪水

□郭兴军

趁着我还活着，血还热着
让我按捺住眼眶中的波涛
身心间的疼痛
让我真诚的诗句
奔腾的马蹄般越跑越远

在疲惫的岔路口
我擦亮双眼，在翻卷的灰尘里
我走向生活的怀抱
让我打磨诗句，抱紧感激的泪水

有那么三五片雪
变成了我胸前的白花
那是被生活之雨浇灭的父亲
有那么一种爱
在母亲的喂养里
使我勒住了诗歌的马头

成或者败，我无法预知
也无法拒绝
我只是路过这人世的一切
然后匆忙地留下诗句
这唯一的光亮

地址：721200陕西陇县中医医院 闫培林 收转 郭兴军

评论新闻分行读

□郑东

珠海斗门一珠宝首饰加工厂
发生失窃案件
厂方怀疑是厂内工人偷窃
报警求助
警方接报到场
竟然要求全厂二百多名男女
分开脱光衣服进行搜身
但未发现有赃物
事件扰攘至昨晨零时才结束

一名女工表示
当时有很多警察
当中有不少是男女便衣

而搜她身的是名女便衣
她说：
“我不能确定她是不是女警察
当时所有女工都脱光衣服
甚至胸围和底裤也不例外地脱了”

评论文章最后再补充了两例：
深圳一外资厂对五名女工搜身
引起女工不满爬上楼顶企图自杀以示清白
深圳一港资五金厂发现铜料失窃
出动保安对全厂一千多名工人连续搜身三天

附注：新闻评论见于“中国评论新闻网”

山西黑砖窑事件感怀——
穿越黑色的世界

□合肥宇轩

我努力穿越这片黑为一色的世界
甚至还想走过去要看个究竟
就像一个盲人凭着手中的拐杖前行
一块血腥的砖头将我绊倒
凭着耳膜仅存的一丝敏感
我知道
月亮正颤动着嘴角 太阳在不远处呻吟

一阵风吹来
一股呛肺的煤炭味将我哽咽
我想加快脚步 可是身体却按地不动
一面墙就在面前
无论身体的哪个部位都能明显的感觉到
因为刺骨的寒冰正透过黑的砖浸透全身
尽管这是个混淆的夏天

我贴着墙

贴着墙也明明听到
棍棒抽打肉体时的呼呼风声
臭狗撕咬孩子身体时的惨叫声
还有窑主在一旁如犬叫猜拳的喝酒声
这个时候
一个八岁孩子用尽全身的力气
向我抛来一块他用童年窑烧的砖头 黑的砖头
狠狠地砸在我的脚趾
我俯下身
哽咽的喉咙弥漫着揪心的痛

我还是要努力穿越这片黑为一色的世界
尽管我的脚步已经沉重的很轻很轻
留下脚印的那些黑为一色的砖头 黑色的砖头
还是溢出了鲜红的血液

两辆公交车
在车道上并列前行
乘客浸着轻音乐
醉倒在座位上
一对情侣紧紧靠在一起
身边的行李
安静地偎依着主人

没有狂风也没有暴雨
后面一位女孩
默默地伸过一块纸巾
我心中震了一下
发现爱情的一串热泪
在晴夜里，晶莹透亮
重逢这个字眼
多么让人感动

地址：519000珠海市香洲沿河东路
31号42栋1单元201房 郭道荣

为疾苦人群大声呐喊吧

□陈松欧

上流社会带来一阵充斥着许多腥味的狂风，并且
不留余地卷走我好不容易珍藏至今的良知。我在过去
就在过去一个流落街头的夜色，曾经
试着睁开逐渐变得麻木的眼眶，惊奇地发现
那个停留在我记忆深处的身影始终抹灭不去，始终
夹杂一丝积蓄许久的怨恨存活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她那孤独的身影
渐行渐远渐渐变得模糊的身影，在我的眼眶深处痛苦地扭曲着，在我
那早已蒙上层层阴云的心底里愤恨地挣扎着、怒吼着。周围的
一切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那样的厚重，那样的
让人窒息，没法正常地行走于滚滚物欲之中
地址：519000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银桦路400号五洲物业 陈松欧

亲爱的
碗是我们使用最多的瓷器
色泽光鲜 质地丰满
容纳爱情的碗前生是土
最初我们青涩目光 如漫烟花
渐渐融化成碗的一部分
多年后双手捧起
落下是雨露、彩霞、风
我们相向跪向对方
我喝下属于你那一部分
你喝下我这一部分
这一碗爱情
我们喝了一生
亲爱的
终于 我们老了
而碗色泽更光鲜 质地纯美

那些诗歌

□宋世安

那些诗歌长着铁锈，或者沾有棉絮
那些诗歌，工场流水线上生产的次产品
我看到老板的苛刻和吝啬

那些诗歌书写仓促，或者字句简朴
那些诗歌，流浪人寒夜抱着取暖的被褥
我知道梦吃的泪痕和方言

那些诗歌倾诉乡愁，或者憧憬爱情
那些诗歌，一次严重工伤事故的完全记录
我读到背井离乡的血和汗

打工者微薄的工资，兑换成小面值的邮票
我刚翻开信笺就被感动了

地址：529030广东省江门市东华一路35号康华大厦四楼《江
门文艺》编辑部 宋世安

接站的父亲（外一首）

□黄吉文

南方十载不思归
我是一个被暖冬宠坏的大鸟
拉着一箱沉甸甸的泪水
那县客运站
把我当成一个来历不明的旅客

父亲就在一从黝黑的老乡中间
叫我久违的小名

爹-爹-爹
我把每一个突然转身的乡音
都当成我的亲人

父亲老了
父亲老了
这是我看清父亲时
瞬间想到的话
十年了，巨大的悲怆让我
痛哭失声
客运站外破产的天马商场
仍用旧日情怀看我

父亲老了

眼睛里全是黑红的脏棉絮
浑油 发炎
多像十年前血气方刚时
用铁锹在我腿上砍下的伤口
那时候父亲暴躁如雷
对生活充满激情和愤恨
而现在，我六十多斤的行礼箱
他干枯的脊椎再也扛不起来了

地址：523000东莞市南城胜和路
华凯大厦1302B 黄吉文

一粒悬在空中的汉字

《××晚报》：民工讨薪，爬上了88层未竣工的高楼外墙

□许强

在88层之上
已看不见他了
楼底是一块人道的厚厚气垫

在88层之后
他看不见属于他的世界了
他象一个错别字在晚报的
新闻中 孤立无援
那在外墙密集的钢管架上
向上移动的文字
委屈的力量 使
双膀与内心铁一样坚硬
38度的阳光 在他的世界
是零下38度
他无声的呐喊随着楼层的高度而增大
他向上移动的双手控制着呐喊的音阶
88层已是震耳欲聋
他是一个错别字 在晚报的新闻中
任人操纵 身不由己
哑巴的汉字 从生来就没发出过
自己的声音
是城市的盲道 只装饰文明
是快被城市抛弃的废砖
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满肚子的委屈 在空中飘啊飘
越往上一步 就离我想象的天堂越近
离我内心的委屈越远
一块城市的废砖 只有它成为新闻的时候
才有人关心一下 这例行公事的关心
象楼底冷漠的气垫
象气垫下面躲藏着的治安新法腰间挂着的

手铐 以及十五日的拘留
我已听不见楼下 这个世界对我的呼唤
啪的一声……
我从高楼之上掉在一张晚报上
如一只被重力拍碎的杯子
一粒沾满鲜血的文字
这个城市很快就洗干净了自己的手
什么痕迹也没留下

当我成为这个城市中的一个错别字之后
我的吼喊居然再也不哑了
他居然说出了自己一生惟一的一句话：
啪……

从高楼往下加速飞翔 我在这个世界的时间
越来越少
我离地面越近
我离这个世界越远

在晚报的新闻之中 我永远只有一个名字
民工
而不可能大手大脚叫
政府官员

现在是凌晨3:36
这颗悬在空中的汉字 还是没有消息
……

地址：215101苏州市木渎镇香榭假日山庄5-502信箱
许强 QQ:420824680 邮箱：dgsr@263.net

夜宿米萨列农

□李笙歌

黄昏的塔里木盆地，夕阳是金色的
克里雅河像一位身披浴衣的维吾尔少女
从远方姗姗而来，又从我身边悄悄离去
暮色四起，沿着巨大的死亡之海奔袭而来
在秋天的米萨列农迅速漫延。月亮爬上大漠
仿佛在诉说着它亘古的幽远、苍凉和沉寂

八月，塔里木盆地的夜色，美得像一把锋利的刀子
我们的向导在篝火旁弹起马头琴，引来满天星
沉睡的骆驼在沙丘上打着响鼻，仿佛一个老人的低语
而脆弱的夜空呵！蓝色的月亮亮圣母的银镜
让我们这些行迹匆忙的人，一下子陷入美的遐思

我要赤身裸体，在这冷白的沙滩上
头枕曾掩埋着所有亡灵和墓碑的圣地
我要在梦中放牧兰城肥壮的羊群
我要在梦中迎娶尼雅国色天香的少女
我要倾听她们发自内心的全部秘密……
523590 广东东莞谢岗松园园庆（太平洋）高尔夫
公司 李笙歌

大风从东边疾驰而来
要把一场及时大雨疾驰运来
怒目圆睁 盔甲鳞鳞
一把万丈利剑杀将过来

尘沙在跑
小麻雀在跑
白色的塑料袋在跑
花朵在跑 青草在跑
一个农民工兄弟扛着未完成的大楼
疾驰 消失于砖的缝隙

只有我曾窥视两月的对面大厂房
依旧稳如泰山
车间内家近善良的姐妹们
动作还是那么娴熟
有条不紊在裁剪 缝纫 包装……

白炙灯光冷漠的眼神在训斥
“娘个x x，快干——快干——”

地址：266300重庆忠县黄金镇大岭乡四合
村三组 陈家禄 转收 陈传贵

风中一窥

□陈传贵

打工者写打工者编

《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出版



编者：许强 罗德远 陈忠村 柳冬妩 郑小琼 徐非 任明友 张守刚 许岚家 李明亮 黄吉文 刘大程 黄世训 魏先和 郑建伟 李长空 李福强 陈宏 陶天财 郭杰广 李海涛 刘洪希 曾文广

写在前面的话：关于打工诗歌

□许强 罗德远 陈忠村

上个世纪80年代伊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南方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打工潮，后来的沪上漂泊、北漂、西部开发等，导致上亿人的流动，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神经。发轫于珠江三角洲的“打工文学”因此历经二十余年不衰，并逐渐扩散至长三角直至全国。“打工诗歌”作为“打工文学”最为活跃的部分，已经在民间产生深远影响，并引起主流文坛的广泛关注。

“打工诗歌”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化现象，

不可避免地贯穿和支撑了我们这一代。诗歌作为任何一个时代的先驱者，更应该在这个社会巨大的变革时期，为一代人喊出埋藏在内心的迷茫，孤独，徘徊，挣扎，绝望，煎熬……

一个时代呈现给我们的裂变与阵痛，已像珍珠一样放射着自己的光芒，成为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

站在中国这块打工者热血沸腾的土地上，一种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感激着我们的内心：几千万

一部全部由打工一族创作的诗歌选集《中国打工诗歌精选》2007年5月由珠海出版社正式出版。从1万多件来稿中精选出100位打工者的数百首打工诗歌集成书，32开本，510页，分“重音长啸”、“工业区奔跑的马群”、“打工影像博物馆”及打工诗歌评论等章节，全景式展示我国改革开放至今20多年来打工诗歌这一时代特殊产物的风貌。

上世纪80年代伊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南方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打工大潮，后蔓延全国。诞生于颠簸的打工浪潮、发轫于珠江三角洲的打工文学，“打工诗歌”是其最为活跃的部分。它以诗歌这一体裁为载体，真实记录打工生活，描绘底层生活状态，雕刻打工者的心情与梦想，以原生态的

打工者背井离乡，在这个特殊时代的背景下谱写着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作为打工诗歌的写作者，我们有理由用文字记录下这段历史，让后来者更深刻、全面地了解中国一个真实时代！

打工、暂住证、盲流、出租屋、广州火车站、孙志刚、刘思琪……当一个个词汇丰富汉语语言的时候，当一个个名字成为“名人”的同时，有多少饱受屈辱的灵魂隐匿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呻吟，有多少鲜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异乡！

是的，我们无法左右历史，但我们有权记载。站在时代的浪尖上，诗歌更应该关注底层，关注打工一族的命运与坎坷。一群关注时代、关注打工者生存与命运的打工诗歌写作者，他们有责任和义务，用人格和精神力量为这个时代举起一面与命运抗争的旗帜，为打工时代留下永不磨灭的文字记载！

我们认为，打工诗歌诞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底层部落的生存与命运，这样的诗歌绝不会曲高和寡，这样的艺术才更有血肉，形象丰满，才可能在千百万人心中越传越远……

（摘自《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序言）

来自底层的真诚吟唱

中国首部打工诗歌选集出版

□李明亮

形式，大量出现在打工类、生活类专业诗歌报刊上。不仅在打工一族、诗界、文坛引起巨大反响，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由《打工诗人》报编委策划编辑。这些编委都是在全国各地的打工者，他们大多分布在广东、浙江、江苏等地。《中国打工诗歌精选》自2006年开始选编，因为出版经费等问题，历时1年多，直到日前方获付梓出版。

一些著名诗人、诗刊主编获悉“精选”出版，纷纷挥笔题词祝贺：在生活的舞台上唱出动人的歌声……（《星星》诗刊主编梁平）；饱含劳动汗水和辛酸泪水且充满智慧的诗歌作品是不应该被忽视的。（《诗选刊》杂志副主编张洪波）；以关注

普通人生活状态而闻名的《天涯》文学杂志，主编李少君更是动情地写道：“某些人不屑所谓的‘打工诗歌’，但在我看来，正是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们顽强地存在与坚持，终于使得我们这个时代过于倾向于富裕阶层及成功人士的天平有所纠正，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平衡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态！”

该书首印1000册，一经在“打工诗人网”广告之，即被全国各地的打工者、读者订购一空。日前，中国知名的出版机构上海文艺出版社已计划为《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再版，让更多的打工诗歌爱好者享用一份真正原生态的精神美餐。

（摘自《浙江工人日报》2007.5.26）

部分报刊主编为《中国打工诗歌精选》题词

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华夏诗报》总编辑罗昱：

一双赤足赤手 精神最是富有 勇于屹立生活底层 最能挖掘多彩诗韵

《星星》诗刊主编梁平：

在生活底层的舞台上唱出动人的歌声。

《诗选刊》主编郭荻：

我本身就是一个打工者：为生活、为命运、为塑造和创造美好而打工。

体味着生存艰难的同时也体味着诗意——我和你们一直拥在一起！

《诗潮》主编李秀娜：

提倡人性化的诗、提倡个性化的诗人、提倡多元化的诗歌氛围。

《天涯》主编李少君：

某些人不屑所谓的“打工诗歌”，但在我看来，正是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们顽强的存在与坚持，终于使得我们这个时代过于倾向于富裕阶层及成功人士的天平有所纠正。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平

衡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态！

《诗选刊》副主编张洪波：

饱含劳动汗水和辛酸泪水且充满智慧的诗歌作品是不应当被忽视的。

《四川文学》主编西泽仁：

高楼大厦在你们脚下 诗情画意在你们心中

《作家》主编宗仁发：

打工诗歌中许多优秀之作，不仅仅是带有时代的印记，即便摘下这顶帽子，它们仍是无愧于文学的佳作。

《诗歌月刊》主编王明韵：

东奔西走打工星月下，烹文煮字诗写天地间。

《绿风》诗刊主编曲近：

一个很有意义的举措，一个令人感动的策划。

《作品》主编谢望新：

打工一族，在孕育也必将诞生社会的精英。

《江门文艺》主编郭卫东：

汗水中的诗意 诗意中的花朵

柳冬妩“打工诗歌”评论专著

《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出版



柳冬妩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最近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系我国第一本“打工诗歌”理论研究专著，所收文章大部分在《读书》《天涯》《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过。其中《在城市里跳跃》一文荣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根据该文构思创作的同名纪录片入选第19届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全国上百家报刊、年鉴、选本以及中央电视台等对这些文章进行了转载、选编、选录、引用或发表了评论文章。

柳冬妩本名刘定富，安徽人，1992年高中毕业后到东莞打工，做过无业游民、修路小工、搬运工、玩具厂和绣花厂杂工，现为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东莞市文联《南飞燕》杂志主编。柳冬妩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打工诗歌”写作，在全国多家刊物发表“打工诗歌”数百首。其组诗《我在广东打工》（原载《诗刊》1995年第5期）荣获首届全国诗歌文学类二等奖。近年来柳冬妩致力于对“打工诗歌”这一文化现象的梳理和评论，成为“打工诗歌”的主要理论阐述人。无论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还是诗歌评论的角度，柳冬妩都有自己的特殊价值。他以亲历者的身份，简括而强烈地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打工诗人”的庞大群体，并严正地指出了其背后令人忧虑的社会异化背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打工诗歌”的价值及其延伸意义。

（摘自《文艺报》2007.6.21）

定价每本25元 邮购地址：广东东莞市石竹路9号17楼东莞市文联 刘定富 邮编：523073 手机：13652509266

十几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农民工”进入东莞之后，我的写作、我的人生命运都与“打工”这两个字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呼应。时空的迁延形成了生命自身的秘密。从写“打工诗歌”，到写“打工诗歌”评论，我一直沉湎于从乡村到城市的一段精神苦旅。早期写作的“打工诗歌”作品可以看作是我个人的精神传记，后期写作“打工诗歌”评论，则使我看到那么多类似的心灵在诗歌里穿行和歌哭，连接着时代、肉身与灵魂。收入《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里的文章，除了《打工诗：一种生存的证明》写于1995年外，大多篇什主要写于新世纪之后的两三年内。有一段时期，我几乎完全沉入“打工诗歌”这样一种诗歌的叙述中，在这同一领域，我与更多零散的、默默的“打工诗人”在各自孤独性的潜进中有缘相遇，使双方在一片对蹉的光明与黑暗中互相看见并彼此享有。

“打工诗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怀，而是来自“底层”本身的不育。那些来自既是底层本身又超越底层的“打工诗人”，把个人体验过的生活与广阔的时代生活的本质方面联系起来，写出“打工诗歌”，是他们的使命。有同仁对继续沿用“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这一概念提出质疑，甚至不以为然，对此我深表理解。命名是对命名者的开示，也是对被命名者的遮蔽。遭受污名化体验的“打工诗人”，对抗污名让他们成为言说的主体。话语并不是被动地反映一种预先存在的现实，而是一种我们对事物施加的暴力。“打工诗人”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一样，是充满矛盾和过渡色彩的被污名化的社会群体。他们对现实的出离，他们对“打工诗人”这个称谓的难言之隐，从本质上讲，正是这种本能性的文化警觉。与其说“打工诗歌”来自写作与语言现实之间的亲和力，不如说来自另一种更古老、更原始的冲动，即致力于去蔽、去蔽、去蔽，使那些沉默（或被迫沉默）的事物从幽昧的黑暗中站出来，发出声音和光亮的诗本身的冲动。

“打工诗人”从自己的个体经验领域出发，把握住现实和历史一闪而过的灵感，见证了中国的乡村到城市的“宏大叙事”，唤醒群体与个体沉默或被遮蔽的记忆。当然，对于诗歌写作而言，打工的经历与其本身并非是非压倒一切的东西，并非是非诗歌的意义，而只是可以从其中创造出意义和意味的元素，有时甚至只是背景。作为“打工诗人”自身，他必须认识到，不能从题材的角度来夸大自己写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不能将自己的写作局限在题材的框架内。“打工诗人”不一定非要写“打工诗歌”不可，他的写作甚至要突破“打工”对他的束缚，才能真正获得表达自己的可能。他必须不断突破自身的限制和集体命名对个人的遮蔽，将写作推向一个不断更新、日益深广的境界，赢得艺术自身的个性

和尊严。

“打工诗歌”写作，也存在一个多层次的、网状的结构。“打工诗歌”主要由“打工诗人”来完成，但是“打工”进入了其他诗人的写作视野和意义世界，它的经验化入他们的感觉结构中，使他们也没有办法忽视它的巨大存在。在我的评论中，我引用了一些“先锋诗人”写“打工”的诗歌。以诗性的方式处理现实题材，一些“先锋诗人”率先做出了成功的尝试，体现了他们介入现实生存和把握个体经验相结合的综合意识。“先锋诗歌”与现实并不就是一种疏离状态，而是同样对时代作了鲜明而尖锐的发言，以此对社会主义、人性、文明和历史尽职责。

“先锋诗歌”中出现的叙事性、反讽和喜剧化、口语化的写作倾向，就是这种立场和精神在诗歌中的体现。当文学批评界热议“底层如何写作”“文学如何底层”时，诗人早已先行一步，给予了有力的回应，演绎和延续了良知最深最底层的东西。但诗人也要注意，现在的“底层写作”已变成了一个主流的叙述，一个热门的叙述，一个时髦的叙述。在一些诗人写的“打工诗歌”里，对底层的姿态过高，精英色彩太浓，失去了人跟入交流的最基本的感情，变成了居高临下的一种怜悯。一些人为了追赶题材的时髦而写作“底层”，或者将“底层写作”虚化，在写作时玩弄所谓的“美学脱身术”。“打工诗歌”也在精英知识分子的“学术圈地”中，被一些人急于转化成“知识言说”的生产资料。这样的写作对这个时代是没有交代，它的不健康和虚假性对诗歌的伤害，在较长的时间里，是无法抹平的。

“打工诗歌”不是一个单纯的诗歌问题，甚至充满了歧义。“打工诗歌”这一概念已经超越了诗歌称谓的意义，具有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内涵，关乎“人类良知”、“公平正义”、“价值选择”、“社会承担”、“制度安排”、“身份焦虑”、“人生命运”、“灵魂皈依”这些被长久蔑视的概念和词语。这一时代，在部分诗人圈中谈论这些有时是需要勇气的。从根本上说，“打工诗歌”是由于现代性的介入、全球化、多元化的渗透、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包括旧制度的解体和体制的建立），在传统诗歌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审美空间。从现代性的角度看，“打工诗歌”的诞生是现代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新的审美空间的自身发展，与中国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起。当一套全新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生存方式和行为制约被商业化、工业化、信息化大潮裹挟而来，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当然的价值理想、道德原则饱受冲击和拷问乃至分崩离析时，“打工诗歌”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性的焦虑的产物。也正因此，在“打工诗歌”有时候成了一个“艺术污名”。在一些“纯粹”的鼓吹者看来，“打工诗歌”不是“真正的诗歌”，“打工诗人”不是“真正的诗人”，关于“打工诗歌”的评论也不是“真正的诗歌评论”。意义的理解在于人们对它的主观定义。“打工诗歌”以“不纯”的诗歌，却实现了

捍卫真实诗歌使命。在这个意义上，非诗歌的因素彻底战胜了既定的“纯粹”，那些“不纯的因素”构成了突入诗歌肌理的芒刺。那些“不纯的因素”对诗歌的强力加盟，并不一定是一种使诗歌堕入附庸的手段，并不一定没有遵循诗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对一个强力型的写作者来说，那些不纯因素的纹理既构架了他表达的肌理，又垒立成了文体的骨节。在当下，诗歌实际上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之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部分。诗歌可能代表意识形态对于种种未名的经验重新编码，诗歌也可能代表种种未名的经验挑战乃至修正意识形态。诗人和诗歌不可能改变时代，诗人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代言人，而只能成为他自己。但我相信，贯穿所有诗篇的那种思想、风格、精神来源，正酝酿着新的时代。

“打工诗歌”既然是诗歌，它肯定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自觉地遵循这种文体的内在要求，展开多个方面、多种风格的美学的尝试和试验，使诗歌的艺术使命和社会使命恰当地融合在一起。我在一些文章中，对一些诗人陷入“唯形式主义”的泥潭表示了担心，但并没有将“打工诗歌”与诗歌的本体性和技巧性对立起来。对于“打工诗歌”，肯定要关涉美学和诗学肌理上来评论和衡量。在“怎么写”的层面上，“打工诗歌”肯定有“好诗”与“坏诗”之分。这是一个简单的诗歌常识。即使对诗歌进行社会学符号学分析，我也严格坚守自己的美学立场，坚决反对“题材决定论”，我不希望自己的关于“打工诗歌”的评论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这一点，我也愿意读者更耐心一些，如果他真正深入到我的文字，他可能会有

所理解。我也不敢将“打工诗歌”限定在狭义的题材和“伦理道德”层面，即使在“题材”和“伦理道德”层面上谈论“打工诗歌”，它也无法替代诗歌的其它写作元素。“写什么”与“怎么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它们永远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共同完成诗歌的写作过程。尽管“打工诗歌”写作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打工生活却在“打工诗歌”中得到了涵义丰富、方式多样的表达。不知道有谁敢粗暴地认定“打工诗歌”写作是对诗歌美学的贬抑。“打工诗歌”的有力书写，恰恰来自诗歌内部，来自那些持有更坚定的“诗本体”立场、在写作方向和方式上更自主，更具个体色彩的诗人及其作品。如果把“打工诗歌”仅仅看作“集体命名”，甚至“媒体命名”，可能导致对个人诗学存在的简化和取消。当然，诗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我无意侵犯任何写作者的尊严和权利。

“打工诗歌”是一种新的诗歌现象，它有自己的产生、特征与种种不同的精神向度，它对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暴露出多角度的复杂性。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矛盾和相对主义的时代，每一种“诗歌”都留下了它的经验和问题，这些经验和问题，都是它的研究者所需要面对的。我注意到一些诗人和诗评家对“打工诗歌”的不同看法，甚至是一种误解、偏见、成见或含有讥讽的批评，就是一些“打工诗人”之间也一直存在着各种芥蒂，他们在个性色彩、精神特质、美学趣味上的差异不一而足。我能理解，在“诗人”这个称谓日益变得暧昧不明的当下，更遑论“打工诗人”。我们对“打工诗歌”的认识，可能是根源于我们对现实与诗歌之间关系的一种体认，一种感受的不同。我想我应该始终保持着一种谦卑的姿态，认真倾听、分辨和过滤各种各样的声音，并随时地反思自己和纠正自己。

最后，我还想说，言说一种诗歌，首先要面对文本。不管是哪一种批评方式，认真阅读文本是诗歌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批评主体对文本、诗人和诗歌的必要尊重，更是对自己的最起码的尊重。“打工诗歌”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并不缺少艺术含量较高的文本，而是我们缺少一种发现的精神，或者缺乏发现的能力。我清楚地知道，研究“打工诗歌”需要做沙里淘金的精细工作，在浩大繁杂的诗歌写作群体中发现和选择一些有探索个性、有创造性的作品，向读者作一次审美阅读的整体性引导和推介。“打工诗歌”仍在继续，诗歌的力量，那种在复杂纠葛中孕育着的精神、文化的印迹，我们也许还没有深刻地感受到。我仍然期待，并怀着耐心在阅读中寻找和发现。

（本文系《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自序节选）

打工青年艺术团介绍

【打工青年艺术团】：是一支由北京打工者自己发起创办、以文艺的方式为打工者群体提供文化教育服务的公益性民间文艺团体。成员主要为在京打工者，各自都有一定的文艺特长。大家平常都是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来进行和开展各项文艺演出及权益宣传活动。艺术团自2002年5月1日成立以来多次奔赴各建筑工地、工厂、高校、企业、打工子弟学校及打工者聚居社区坚持为工友们做文艺演出二百余场次。“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打工青年艺术团因此受到广大工友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与好评。

http://www.dashengchang.org.cn/ 艺术团宗旨：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中央电视台《当代工人》、《东方时空》、《新闻30分》、《实话实说》、《新闻会

客厅》、《小崔说事》、《共同关注》、《对话》、《乡约》、《聚焦三农》、香港凤凰卫视《鲁豫有约》、北京卫视、河北卫视、河南卫视、湖北卫视、湖南卫视、山东卫视、上海东方卫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华夏时报、京华时报、大河报、公益时报等多家媒体及各大网站对打工青年艺术团曾做过专题报道。已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氛围与影响，积极推动打工者群体生存状况的改善与权益维护。

打工青年艺术团大事记 1. 2002年5月1日——打工青年艺术团正式成立！ 2. 2004年9月10日——打工青年艺术团面向全国出版发行首张唱片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第一次以文艺的方式代表打工者群体

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3. 2004年9月15日——打工青年艺术团荣获由国家司法部、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的“维护司法公正形象使者”称号；

4. 2005年3月5日——打工青年艺术团被评为“2004年度北京十大志愿团体”；

5. 2005年11月28日——打工青年艺术团荣获由全国工商联中华红丝带基金授予的“中华红丝带基金爱心使者”称号；

6. 2005年12月14日——打工青年艺术团荣获由中宣部、文化部授予的“全国服务农民工服务基层文化工作先进民间文艺团体”称号；

7. 2006年12月1日——打工青年艺术团开始启动全国巡回义演计划；

8. 2007年5月1日——打工青年艺术团将面向全国出版发行第二张唱片专辑《劳动者赞歌》。

农民诗人办起了《民工诗报》

继《诗芽》报之后，被誉为“诗歌之乡”的奉贤，又一份诗歌报——《民工诗报》于4月19日正式创刊。

已为古稀之年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农民诗人王海（仍有承包田的农民）出任《民工诗报》的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叶辛题写了《民工诗报》的报头。著名评论家及诗人赵超、吴克章、屠岸、丁国成、朱先树、苗得雨、刘章等十分关心《民工



《民工诗报》编委名单 前排右起：陈丹洁、王海、高福军 后排右起：张建国、李洁羽、姚光辉 民工诗报网址：http://www.shmgsb.com

诗报》的创刊，都愿担纲《民工诗报》的文学顾问，好让《民工诗报》越办越好，越办越红火。

（摘自《文学报》2007.6.30）